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

殷本紀 (商紂)

《史記》卷三

〔原文〕

帝乙長子曰微子啓，啓母賤，不得嗣。少子辛，辛母正后，辛爲嗣。帝乙崩，子辛立，是爲帝辛，天下謂之紂。

帝紂資辨捷疾，聞見甚敏；材力過人，手格猛獸；知足以距諫，言足以飾非；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爲皆出己之下。好酒淫樂，嬖于婦人。愛妲己，妲己之言是從。于是使師涓作新淫聲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樂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，而盈巨橋之粟，益收狗馬奇物，充仞宮室；益廣沙丘苑臺，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。慢于鬼神。大聚樂戲于沙丘，以酒爲池，懸肉爲林，使男女僕相逐其間，爲長夜之飲。

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，于是紂乃重刑辟，有炮烙之法。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爲三公。九侯有好女，入之紂。九侯女不熹淫，紂怒，殺之，而醢九侯。鄂侯爭之強，辨之疾，并脯鄂侯。西伯昌聞之，竊嘆。崇侯虎知之，以告紂，紂囚西伯姜里。西伯之臣聞天之徒，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，紂乃赦西伯。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，以請除炮烙之刑。紂乃許之，賜弓矢斧鉞，使得征伐，爲西伯。而用費中爲政。費中善諛，好利，殷人弗親。紂又用惡來。惡來善毀譏，諸侯以此益疏。

西伯歸，乃陰修德行善，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。西伯滋大，紂由是稍失權重。王子比干諫，弗聽。商容賢者，百姓愛之，紂廢之。及西伯伐饑國，滅之，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，恐，奔告紂曰：「天既訖我殷命，假人，元龜，無敢知吉，非先王不相我后人，維王淫虐用自絕，故天弃我，不有安食，不虞知天性，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不欲喪，曰「天曷不降威，大命胡不至」？今王其奈何？」紂曰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！」祖伊反，曰：「紂不可諫矣。」西伯既卒，周武王之東伐，至盟津，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。諸侯皆曰：「紂可伐矣。」武王曰：「爾未知天命。」乃復歸。

紂愈淫亂不止。微子數諫不聽，乃與大師、少師謀，遂去。比干曰：「爲人臣者，不得不以死爭。」乃強諫紂。紂怒曰：「吾聞聖人心有七竅。」剖比干，觀其心。箕子懼，乃詳狂爲奴，紂又囚之。殷之大師、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。周武王于是遂率諸侯伐紂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。甲子日，紂兵敗。紂走，入登鹿臺，衣其寶玉衣，赴火而死。周武王遂斬紂頭，懸之白旗。殺妲己。釋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間。封紂子武庚祿父，以續殷祀，令修行盤庚之政。殷民大說。于是周武王爲天子。其后世貶帝號，號爲王。而封殷后爲諸侯，屬周。

【譯文】

帝乙的長子名字叫做微子啟，啟的母親地位低賤，啟因此不能繼承皇位。帝乙的小兒子辛，辛的母親是正宮皇后，因此辛被立爲帝位繼承人。帝乙駕崩后，他的兒子辛繼位，就是帝辛，天下稱他爲紂。

帝紂資智聰穎，思辨敏捷有力，對事情的反應非常快；身材高大，力氣超過常人，能够徒手與

猛獸格斗；才智足能够拒絕大臣的進諫，言論足可以掩飾過失；向大臣夸耀自己的才能，向天下百姓宣揚自己的聲望，認為所有功勞都是出于自己一人。帝紂喜好縱酒淫樂，貪好女色。寵愛妲己，凡是妲己的話都一一聽從。于是讓師涓創作新的淫樂，編制北里之舞，整天沉迷于靡靡之音。加重征收賦稅來充實鹿臺中的錢財，并且使鉅橋倉庫的糧米充實，廣收狗馬等珍奇之物，不計其數，增修擴建沙丘苑臺的建築，搜取衆多的野獸異鳥放置在其中。怠慢鬼神。在沙丘大肆淫樂放縱，把酒放在人工修挖的湖泊中形成「酒池」，懸挂肉食在樹上形成「肉林」，讓男女裸身在其中追逐嬉戲，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。

對於紂的這種作法，不但百姓十分怨恨，而且諸侯中也有十分不滿的人，于是紂設置嚴酷刑罰，例如一種叫「炮烙」的酷刑。任命西伯、九侯、鄂侯擔任三公。九侯有一個貌美的女兒，進獻給帝紂。九侯的女兒不迎合帝紂的淫亂，致使紂十分惱怒，將她殺掉，并且將九侯施以酷刑。鄂侯極力為九侯求情，指責這種做法的殘暴，被紂處以脯刑。西伯聽說了這件事，私下里暗自嘆息。崇侯虎得知后，將其報告給帝紂，紂因此將西伯囚禁在羑里。西伯的謀臣閔天等人，搜羅美女奇物好馬進獻給帝紂，于是紂赦免了西伯。西伯從獄中被釋后獻出洛西地區，以此請求紂廢除「炮烙」之刑。紂于是同意廢除這一刑罰，賜給西伯弓箭斧鉞等兵器，讓他能够統兵作戰，履行西伯侯的職責。商紂任用費中管理政務。費中善于阿諛奉承，喜好財寶權力，殷朝百姓都很不滿。紂又任用惡來。惡來喜歡詆毀讒害，諸侯因此與紂更加疏遠。

西伯回到自己的屬地，就暗中修養德行實施善事，諸侯中很多人都背叛紂而逃奔西伯。西伯于是越來越強大，紂因此逐漸失去權勢。王子比干前去進諫，紂不聽從。商容是一個賢能的人，

特別受到百姓的愛戴，紂却將其廢除。等到西伯征討饑國，並將這個國家滅掉，紂的大臣祖伊聽說此事就責怪周，十分恐慌，急忙前來報告紂說：「上天已經賜給我們殷朝統治天下的旨意，利用元龜進行占卜，却得知不是吉兆，這不是先王不保佑我們后人，只是因為大王您荒淫暴虐導致自滅，所以上天放弃我朝，不讓我們安穩地進食，不讓我們了解上天的旨意，不下達統治天下百姓的典章。現在百姓迷惑却還不絕望，說：「上天為什麼不顯示威嚴，天命為什麼不到來？」現在大王你將怎麼辦呢？」紂說：「我一出生不就是天命嗎？」祖伊反叛而去，說：「紂不可以勸諫。」西伯去世后，周武王于是帶兵向東征討，到了盟津，諸侯中反叛殷王而會聚到周的有八百人。諸侯都說：「可以討伐紂了。」武王說：「你們不知道天命。」于是又返回屬地去了。

紂更加淫亂不止。微子多次進諫都不被採納，于是和大師、少師商量后逃走。比于說：「作為臣子，不得不以死力爭。」于是強行勸諫商紂。紂大怒說：「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。」下令剖開比干的胸膛，察看他的心。箕子十分恐懼，于是假裝發瘋充當奴隸，紂又將他囚禁起來。殷朝的大師、少師于是拿着他們祭祀祖先所使的樂器投奔周朝。周武王因此率領諸侯討伐商紂。紂也派遣軍隊到牧野進行抵抗。甲子那一天，紂的部隊大敗。紂逃走，登上鹿臺，穿上他的寶玉衣，投到火中自焚而死。周武王于是斬掉紂的首級，懸掛在白旗上面。誅殺妲己，釋放被囚禁的祭祀，下令修正實施盤庚的政策。殷朝的百姓十分高興。于是周武王做了天子。他的后代降貶帝號，稱為王。又封殷朝的后人為諸侯，隸屬周。

## 秦始皇本紀

——《史記》卷六

### 【原文】

秦始皇帝者，秦莊襄王子也。莊襄王爲秦質子于趙，見呂不韋姬，悅而取之，生始皇。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。及生，名爲政，姓趙氏。年十三歲，莊襄王死，政代立爲秦王。當是之時，秦地已并巴、蜀、漢中，越宛有郢，置南郡矣；北收上郡以東，有河東、太原、上黨郡；東至滎陽，滅二周，置三川郡。呂不韋爲相，封十萬戶，號曰文信侯。招致賓客游士，欲以并天下。李斯爲舍人，蒙驩、王齮、廙公等爲將軍。王年少，初即位，委國事大臣。

晉陽反，元年，將軍蒙驩擊定之。

二年，廙公將卒攻卷，斬首三萬。

三年，蒙驩攻韓，取十三城。王齮死。十月，將軍蒙驩攻魏氏兒，有詭。歲大饑。

四年，撥兒、有詭。三月，軍罷。秦質子歸自趙，趙太子出歸國。十月庚寅，蝗蟲從東方來，蔽天。天下疫。百姓內粟千石，拜爵一級。

五年，將軍驩攻魏，定酸棗、燕、虛、長平、雍丘、山陽城，皆拔之，取二十城。初置東郡。冬雷。六年，韓、魏、趙、衛、楚共擊秦，取壽陵。秦出兵，五國兵罷。拔衛。迫東郡，其君角率其支屬

# 毛滄集詩黑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六

徙居野王，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。

七年，彗星先出東方，見北方，五月見西方。將軍驚死。以攻龍、孤、慶都，還兵攻汲。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。夏太后死。

八年，王弟長安君成巳將軍擊趙，反，死屯留，軍吏皆斬死，遷其民于臨洮。將軍壁死，卒屯留，蒲輓反，戮其尸。河魚大上。輕車重馬東就食。嫪弔封爲長信侯。予之山陽地，令弔居之。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弔。事無小大皆決于弔。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弔國。

九年，彗星見，或竟天。攻魏垣、蒲陽。四月，上宿雍。己酉，王冠，帶劍。長信侯弔作亂而覺，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、官騎、戎翟君公、舍人，將欲攻斬年宮爲亂。王知之，令相國昌平君、昌文君發卒攻弔。戰咸陽，斬首數百，皆拜爵，及宦者皆在戰中，亦拜爵一級。弔等敗走。即令國中：有生得弔，賜錢百萬，殺之，五十萬。盡得弔等。衛尉竭、內史肆、佐弋竭、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。車裂以徇，滅其宗。及其舍人，輕者爲鬼薪。及奪爵遷蜀四千余家，家房陵。是月寒凍，有死者。楊端和攻行氏。彗星見西方，又見北方，從斗以南八十日。十年，相國呂不韋坐嫪弔免。桓轅爲將軍。齊、趙來置酒。齊人茅焦說秦王曰：「秦方以天下爲事，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，恐諸侯聞之，由此倍秦也。」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，復居甘泉宮。

大索，逐客。李斯上書說，乃止逐客令。李斯因說秦王，請先取韓以恐他國，于是使斯下韓。韓王患之，與韓非謀弱秦。大梁人尉繚來，說秦王曰：「以秦之強，諸侯譬如郡縣之君，臣但恐諸侯合從，翕而出，不意，此乃智伯、夫差、溷王之所以亡也。願大王毋愛財物，賂其豪臣，以亂其謀。不過亡三十萬金，則諸侯可盡。」秦王從其計，見尉繚亢禮，衣服食飲與繚同。繚曰：「秦王爲人，

蜂準，長目，鷲鳥膺，豺聲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約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輕食人。我布衣，然見我常身自下我。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，天下皆爲虜矣。不可與久游。」乃亡去。秦王覺，固止，以爲秦國尉，卒用其計策。而李斯用事。

十一年，王翦、桓轅、楊端和攻鄴，取九城。王翦攻閼與、齋陽，皆并爲一軍。翦將十八日，軍歸斗食以下，什推二人從軍。取鄴安陽，桓轅將。

十二年，文信侯不韋死，竊葬。其舍人臨者，晉人也逐出之；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，遷；五百石以下不臨，遷，勿奪爵。自今以來，操國事不道如繆弔、不韋者籍其門，視此。秋，復繆弔舍人遷蜀者。當是之時，天下大旱，六月至八月乃雨。

十三年，桓轅攻趙平陽，殺趙將扈輒，斬首十萬。王之河南。正月，彗星見東方。十月，桓轅攻趙。十四年，攻趙軍于平陽，取宜安，破之，殺其將軍。桓轅定平陽、武城。韓非使秦，秦用李斯謀，留非，非死雲陽。韓王請爲臣。

十五年，大興兵，一軍至鄴，一軍至太原，取狼孟。地動。十六年九月，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。初令男子書年。魏獻地于秦。秦置麗邑。十七年，內史騰攻韓，得韓王安，盡納其地，以其地爲郡，命曰潁川。地動。華陽太后卒。民大饑。

十八年，大興兵攻趙。王翦將上地，下井陘，端和將河內，羌瘝伐趙，端和圍邯鄲城。十九年，王翦、羌瘝盡定取趙地東陽，得趙王。引兵欲攻燕，屯中山。秦王之邯鄲，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，皆坑之。秦王還，從太原、上郡歸。始皇帝母太后崩。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，自立爲代王，東與燕合兵，軍上谷。大饑。



# 毛澤東評黑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八

二十年，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，恐，使荆軻刺秦王。秦王覺之，體解軻以徇，而使王翦、辛勝攻燕。燕代發兵擊秦軍，秦軍破燕易水之西。二十一年，王賁攻荆。乃益發卒詣王翦軍，遂破燕太子軍，取燕薊城，得太子丹之首。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。王翦謝病老歸。新鄭反。昌平君徙于郢。大雨雪，深二尺五寸。

二十二年，王賁攻魏，引河溝灌大梁，大梁城壞，其王請降，盡取其地。

二十三年，秦王復召王翦，強起之，使將擊荆。取陳以南至平輿，虜荆王。秦王游至郢陳。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，反秦于淮南。二十四年，王翦、蒙武攻荆，破荆軍，昌平君死，項燕遂自殺。

二十五年，大興兵，使王賁將，攻燕遼東，得燕王喜。還攻代，虜代王嘉。王翦遂定荆江南地；降越君，置會稽郡。五月，天下大印。

秦初并天下，令丞相、御史曰：「異日韓王納地效靈，請爲藩臣，已而倍約，與趙魏合從畔秦，故興兵誅之，虜其王。寡人以爲善，庶幾息兵革。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，故歸其質子。已而背盟，反我太原，故興兵誅之，得其王。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，故舉兵擊滅之。魏王始約服入秦，已而與韓、趙謀襲秦，秦兵吏誅，遂破之。荆王獻青陽以西，已而畔約，擊我南郡，故發兵誅，得其王，遂定其荆地。燕王昏亂，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，兵吏誅，滅其國。齊王用后勝計，絕秦使，欲爲亂，兵吏誅，虜其王，平齊地。寡人以眇眇之身，興兵誅暴亂，賴宗廟之靈，六王咸伏其辜，天下大定。今名號不更，無以稱成功，傳后世。其議帝號。」丞相綰、御史大夫劫、廷尉斯等皆曰：

「昔者五帝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，諸侯或朝或否，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興義兵，誅殘賊，平定天下，海內爲郡縣，法令由一統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。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：「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泰皇最貴。」臣等昧死上尊號，王爲「泰皇」。命爲「制」，令爲「詔」，天子自稱曰「朕」。王曰：「去「泰」著「皇」，采上古「帝」位號，號曰「皇帝」。他如議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。制曰：「朕聞太古有號毋謚，中古有號，死而以行爲謚。如此，則子議父，臣議君也，甚無謂，朕弗取焉。自今已來，除謚法。朕爲始皇帝，后世以計數，二世三世至于萬世，傳之無窮。」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，以爲周得火德，秦代周德，從所不勝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，朝賀皆自十月朔。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，數以六爲紀，符、法冠皆六寸，而與六尺，六尺爲步，乘六馬。更名河曰德水，以爲水德之始。剛毅戾深，事皆決于法，刻削毋仁恩和義，然后合五德之數。于是急法，久者不赦。」

丞相綰等言：「諸侯初破，燕、齊、荆地遠，不爲置王，毋以填之。請立諸子，唯上幸許。」始皇下其議于群臣，群臣皆以爲便。廷尉李斯議曰：「周文、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，然后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，皆爲郡縣，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也。置諸侯不便。」始皇曰：「天下共苦戰鬥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賴宗廟，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，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！廷尉議是。」

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監。更名民曰「黔首」。大卬。收天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以爲鐘汜，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廷宮中。一法度衡石丈尺。車同軌。書同文字。地東至海暨朝鮮，西至臨洮、羌中，南至北向戶，北據河爲塞，并陰山至遼東。徙天下豪富于咸陽，十二萬戶。諸

廟及章臺、上林皆在渭南。秦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南臨渭，自雍門以東至涇、渭，殿屋復道周閣相屬。所得諸侯美人鐘鼓，以充入之。

二十七年，始皇巡隴西、北地，出鷄頭山，過回中。焉作信宮渭南，已更命信宮爲極廟，象天極。自極廟道通鄜山，作甘泉前殿。築甬道，自咸陽屬之。是歲，賜爵一級。治馳道。

二十八年，始皇東行郡縣，上鄒嶧山。立石，與魯諸儒生議，刻石頌秦德，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。乃遂上泰山，立石，封，祠祀。下，風雨暴至，休于樹下，因封其樹爲五大夫。禪梁父。刻所立石，其辭曰：

「皇帝臨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修飭。二十有六年，初并天下，罔不賓服。親巡遠方黎民，登茲泰山，周覽東極。從臣思迹，本原事業，祇誦功德。治道運行，諸產得宜，皆有法式。大義休明，垂于后世，順承勿革。皇帝躬聖，既平天下，不懈于治。夙興夜寐，建設長利，專隆教誨。訓經宣達，遠近畢理，咸承聖志。貴賤分明，男女禮順，慎遵職事。昭隔內外，靡不清淨，施于后嗣。化及無窮，遵奉遺詔，永承重戒。」

于是乃并勃海以東，過黃、腫，窮成山，登之罘，立石頌秦德焉而去。

南登琅邪，大樂之，留三月。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，復十二歲。作琅邪臺，立石刻，頌秦德，明得意。曰：

「維二十八年，皇帝作始。端平法度，萬物之紀。以明人事，合同父子。聖智仁義。顯白道理，東撫東土，以省卒士。事已大畢，乃臨于海。皇帝之功，勤勞本事。上農除末，黔首是富。普天之下，搏心揖志。器械一量，同書文字。日月所照，舟輿所載。皆終其命，莫不得意。應時動

事，是維皇帝。匡飭異俗，陵水經地。憂恤黔首，朝夕不懈。除疑定法，咸知所辟。方伯分職，諸治經易。舉措必當，莫不如畫。皇帝之明，臨察四方。尊卑貴賤，不逾次行。奸邪不容，皆務貞良。細大盡力，莫敢怠荒。遠邇辟隱，專務肅莊。端直敦忠，事業有常。皇帝之德，存定四級。誅亂除害，興利致福。節事以時，諸產繁殖。黔首安寧，不用兵革，六親相保，終無寇賊。歡欣奉教，盡知法式。六合之內，皇帝之土。西涉流沙，南盡北戶。東有東海，北過大夏。人迹所至，無不臣者。功蓋五帝，澤及牛馬。莫不受德，各安其宇。

『維秦王兼有天下，立名爲皇帝，乃撫東土，至于琅邪。列侯武城侯王離、列侯通武侯王賁、倫侯建成侯趙亥、倫侯昌武侯成、倫侯武信侯馮毋擇、丞相隗林、丞相王綰、卿李斯、卿王戊、五大夫趙嬰、五大夫楊膠從，與議于海上。曰：「古之帝者，地不過千里，諸侯各守其封域，或朝或否，相侵暴亂，殘伐不止，猶刻金石，以自爲紀。古之五帝三王，知教不同，法度不明，假威鬼神，以欺遠方，實不稱名，故不久長。其身未歿，諸侯倍叛，法令不行。今皇帝并一海內，以爲郡縣，天下和平。昭明宗廟，體道行德，尊號大成。」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，刻于金石，以爲表經。』

既已，齊人徐市等上書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。請得齋戒，與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，入海求仙人。

始皇還，過彭城，齋戒禱祠，欲出周鼎泗水。使千人没水求之，弗得。乃西南渡淮水，之衡山、南郡。浮江，至湘山祠。逢大風，幾不得渡。上問博士曰：「湘君何神？」博士對曰：「聞之，堯女，舜之妻，而葬此。」于是始皇大怒，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，赭其山。上自南郡由武關歸。

二十九年，始皇東游。至陽武博狼沙中，爲盜所驚。求弗得，乃令天下大索十日。登之罘，刻

石，其辭曰：

「維二十九年，時在中春，陽和方起。皇帝東游，巡登之罘，臨照于海。從臣嘉觀，原念休烈，追誦本始。大聖作治，建定法度，顯著綱紀。外教諸侯，光施文惠，明以義理。六國回辟，貪戾無厭，虐殺不已。皇帝哀衆，遂發討師，奮揚武德，義誅信行，威籟旁達，莫不賓服。烹滅強暴，振救黔首，周定四極。普施明法，經緯天下，永爲儀則。大矣哉！宇縣之中，承順聖意。群臣誦功，請刻于石，表垂于常式。」

其東觀曰：「維二十九年，皇帝春游，覽省遠方。逮于海隅，遂登之罘，昭臨朝陽。觀望廣麗，從臣咸念，原道至明。聖法初興，清理疆內，外誅暴強。武威旁暢，振動四極，禽滅六王。闡并天下，災害絕息，永偃戎兵。皇帝明德，經理宇內，視聽不怠。作立大義，昭設備器，咸有章旗。職臣遵分，各知所行，事無嫌疑。黔首改化，遠邇同度，臨古絕尤。常職既定，后嗣循業，長承聖治。群臣嘉德，祇誦聖烈，請刻之罘。」

旋，遂之琅邪，道上黨入。

三十年，無事。

三十一年十二月，更名臘曰「嘉平」。賜黔首里六石米、二羊。始皇爲微行咸陽，與武士四人俱，夜出逢盜蘭池，見窘，武士擊殺盜，關中大索二十日。米石千六百。

三十二年，始皇之碣石，使燕人盧生求羨門、高誓。刻碣石門。壞城郭，決通堤防。其辭曰：「遂興師旅，誅戮無道，爲逆滅息。武殄暴逆，文復無罪，庶心咸服。惠論功勞，賞及牛馬，恩肥土域。皇帝奮威，德并諸侯，初一泰平。墮壞城郭，決通川防，夷去險阻。地勢既定，黎庶無徭，

天下咸撫。男樂其疇，女修其業，事各有序。惠被諸產，久并來田，莫不安所。群臣誦烈，請刻此石，垂著儀矩。」

因使韓終、侯公、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。始皇巡北邊，從上郡入。燕人盧生使入海還，以鬼神事，因奏錄圖書，曰「亡秦者胡也」。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，略取河南地。

三十三年，發諸嘗逋亡人、贅婿、賈人略取陸梁地，爲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適遣戍。西北斥逐匈奴。自榆中并河以東，屬之陰山，以爲四十四縣，城河上爲塞。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、陽山、北假中，築亭障以逐戎人。徙謫，實之初縣。禁不得祠。明星出西方。

三十四年，適治獄吏不直者，築長城及南越地。

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爲壽。僕射周青臣進頌曰：「他時秦地不過千里，賴陛下神靈明聖，平定海內，放逐蠻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爲郡縣，人人自安樂，無戰爭之患，傳之萬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」始皇悅，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：「臣聞殷、周之王千余歲，封子弟功臣，自爲枝輔。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無輔弼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。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，非忠臣。」始皇下其議。丞相李斯曰：「五帝不相復，三代不相襲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，建萬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。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異時諸侯并爭，厚招游學，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當家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辟禁。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。丞相臣斯昧死言：古者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諸侯并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所私學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，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

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夸主以爲名，異取以爲高，率群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、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《詩》、《書》者，棄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。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

三十五年，除道，道九原抵雲陽，塹山堙谷，直通之。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，先王之宮廷小，吾聞周文王都豐，武王都鎬，豐、鎬之間，帝王之都也。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。先作前殿阿房，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萬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。周馳爲閣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顛以爲闕。爲復道，自阿房渡渭，屬之咸陽，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。阿房宮未成；成，欲更擇令名名之。作宮阿房，故天下謂之阿房宮。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，乃分作阿房宮，或作鄴山。發北山石椁，乃寫蜀、荆地材皆至。關中計宮三百，關外四百餘。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，以爲秦東門。因徙三萬家麗邑，五萬家雲陽，皆復不事十歲。

盧生說始皇曰：「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，類物有害之者。方中，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，惡鬼辟，真人至。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，則害于神。真人者，水入不涸，入火不熱，陵雲氣，與天地久長。今上治天下，未能恬佚，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，然后不死藥殆可得也。」于是始皇曰：「吾慕真人，自謂「真人」，不稱「朕」。」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，帷帳、鐘鼓、美人充之，各案署不移徙。行所幸，有言其處者，罪死。始皇帝幸梁山宮，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，弗善也。中人或告丞相，丞相后損車騎。始皇怒曰：「此中人泄吾語。」案問莫服。當是時，詔捕

諸時在旁者，皆殺之。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。聽事，群臣受決事，悉于咸陽宮。

侯生、盧生相與謀曰：「始皇爲人，天性剛戾自用，起諸侯，并天下，意得欲從，以爲自古莫及己。專任獄吏，獄吏得親幸。博士雖七十人，特備員弗用。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，倚辦于上。上樂以刑殺爲威，天下畏罪持祿，莫敢盡忠。上不聞過而日驕，下懾伏謾欺以取容。秦法，不得兼方，不驗，輒死。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，皆良士，畏忌諱諛，不敢端言其過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，上至以衡石量書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。貪于權勢至如此，未可爲求仙藥。」于是乃亡去。始皇聞亡，乃大怒曰：「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，盡去之。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，欲以興太平，方士欲練以求奇藥。今聞韓衆去不報，徐市等費以巨萬計，終不得藥，徒奸利相告日聞。盧生等，吾尊賜之甚厚，今乃誹謗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。諸生在咸陽者，吾使人廉問，或爲妖言以亂黔首。」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，諸生傳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之咸陽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懲后。益發謫徙邊，始皇長子扶蘇諫曰：「天下初定，遠方黔首未集，諸生皆誦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繩之，臣恐天下不定。唯上察之。」始皇怒，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。

三十六年，熒惑守心。有墜星下東郡，至地爲石，黔首或刻其石曰：「始皇帝死而地分。」始皇聞之，遣御史逐問，莫服，盡取石旁居人誅之，因燔銷其石。始皇不樂，使博士爲《仙真人詩》，及行所游天下，傳令樂人歌弦之。秋，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，有人持璧遮使者曰：「爲吾遺瀉池君。」因言曰：「今年祖龍死。」使者問其故，因忽不見，置其璧去。使者奉璧具以聞。始皇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。」退言曰：「祖龍者，人之先也。」使御府視璧，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。于是始皇卜之，卦得游徙吉。遷北河榆中三萬家。拜爵一級。



三十七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游。左丞相斯從，右丞相去疾守。少子胡亥愛慕請從，上許之。十一月，行至雲夢，望祀虞舜于九疑山。浮江下，觀籍柯，渡海渚。過丹陽，至錢唐。臨浙江，水波惡，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。上會稽，祭大禹，望于南海，而立石刻頌秦德。其文曰：

「皇帝休烈，平一宇內，德惠修長。三十有七年，親巡天下，周覽遠方，遂登會稽，宣省習俗，黔首齋莊。群臣誦功，本原事迹，追首高明。秦聖臨國，始定刑名，顯陳舊章。初平法式，審別職任，以立恒常。六王專倍，貪戾罕猛，率衆自強。暴虐恣行，負力而驕，數動甲兵。陰通間使，以事合從，行爲辟方。內飾詐謀，外來侵邊，遂起禍殃。義威誅之，殄熄暴悖，亂賊滅亡。聖德廣密，六合之中，被澤無疆。皇帝并宇，兼聽萬事，遠近畢清。運理群物，考驗事實，各載其名。貴賤并通，善否陳前，靡有隱情。飾省宣義，有子而嫁，倍死不貞。防隔內外，禁止淫泆，男女繫誠。夫爲寄猷，殺之無罪，男秉義程。妻爲逃嫁，子不得母，威化廉清。大治濯俗，天下承風，蒙被休經。皆遵度軌。和安敦勉，莫不順令。黔首修潔，人樂同則，嘉保太平。后敬奉法，常治無極，與舟不傾。從臣誦烈，請刻此石，光垂休銘。」

還過吳，從江乘渡。并海上，北至琅邪。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，數歲不得，費多，恐譴，乃詐曰：「蓬萊藥可得，然常爲大蛟魚所苦，故不得至，願請善射與俱，見則以連弩射之。」始皇夢與海神戰，如人狀。問占夢，博士曰：「水神不可見，以大魚蛟龍爲侯。今上禱祠備謹，而有此惡神，當除去，而善神可致。」乃令人海者賈捕巨魚具，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。自琅邪北至榮成山，弗見。至之罘，見巨魚，射殺一魚。遂并海西。

至平原津而病，始皇惡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。上病益甚，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：「與喪，